

筆說  
試筆

歐陽修著

完

1多5

292



門後 5  
蹄 252  
卷



筆說

老子說

宋廬陵歐陽脩著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  
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  
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  
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  
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



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居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唯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此字小人者不閱則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如字一作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知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有一作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

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 鍾筵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鍾削木為筵以筵叩鍾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筵叩垣墻則不鳴叩鍾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筵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鍾則一有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為鍾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語為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泊情而為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能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為勞當其揮翰若飛午不

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雹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槩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槩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 學書自成家說

學書當自成一家之體或字一體一作自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求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二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齋拍  
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  
一錢買玉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次警動  
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自得其一節而精強過  
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空梁落鶯泥未為絕警而揚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  
泉下豈荒場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  
語也若漠之水田配白鷺陰之夏木轉黃鸝終非已

有又何必區々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送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  
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雖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  
淨芬味甘香可食今市之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為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  
熱食者宜辨之余也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  
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

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博物說

蟋蟀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為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海然則無常以應物為功有常以執道為本豈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揆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螭蛆甘帶松化虎魄

世人作肥字說

古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為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知以字書為貴而追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典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宝也揚疑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銀荒李建中清慎溫雅愛

其書者蓋取其為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之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之不復見爾

轉筆在熟說

昨日王靖言轉筆誠是難事其如題對以熟豈不為名理之言哉往時陳堯咨以射藝自高嘗射於家圃有一賣油里翁釋擔而看射多中陳問爾知射乎吾射精子翁對曰無他能但子熟耳陳忿然曰汝何敢輕吾射翁曰不然以吾酌油可知也乃取一胡盧設於地上置一錢以杓酌油瀝錢眼中入胡盧錢不濕

曰此無他亦熟耳陳笑而釋之

李晟筆說

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最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偏係乃為通理適得聖前所和試筆詩尤為精當余嘗為原甫說聖俞壓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為知言然此無它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各自為書用法同而為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圖至於顏柳

皆自名家蓋各因其性則為之亦不為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堯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素久余為縣令時有孫文德者奉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下帳籍唯峽州不朽損信為然也今河中府紙唯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爾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

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付奕

筆說卷終

李昉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古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為之辨



試筆

南唐硯

宋廬陵歐陽脩著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  
 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  
 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  
 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竄此硯得  
 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  
 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西南人年  
 老者見之悽<sup>一作</sup>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室惜之其敗夷陵也折其一角

### 宜筆

宜筆初不可用徃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之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之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先色燈燭照  
之則炫耀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嬾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咲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寒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後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屋屋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瑣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  
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宅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  
兼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  
萬事物一作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  
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  
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原太原人古以晉人喜書資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々於此遂成一役之

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候方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棋剡革為翰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  
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末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  
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  
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  
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此無  
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  
同也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々似聽怒濤顧見案  
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  
然謙讓不肯主盟徃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  
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乎思  
此語已二此強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  
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  
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甚合也必之余雖因邕書得  
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  
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独然凡学畫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畫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一作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近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詳載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笑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

亦好矣賈島有笑僧詩云窈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唐人謂焚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此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象一作琢

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聞仙甚也

何以知之日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福耕白水負薪斫

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并底有甘泉金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矣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一作有曰字縣古槐根出官  
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  
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

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  
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  
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喜一作喜為篇詠者  
其論如此歸田錄亦及此

###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又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照萬物怡一作作蕩天之  
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  
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

造化爭巧可也 詳載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

為以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

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之一作自學者

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唯遲久而

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

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侏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也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問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

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

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一作非

廣耻說

廣耻士君子之大節守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

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

貴育者誠一作信一作有肯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

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

書乎然則此一無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

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

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

迨今二十五年矣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

地之文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

予之言之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

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能度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  
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誌一作而盡而  
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  
要愚下一有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此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  
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  
二年正月初告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  
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  
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卷終

